

乡村的仲夏,是昆虫们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。

从我住的院子里向村外望去,天空下勃勃生机,满眼是绿,无遮无拦的原野,郁郁葱葱。你在原野上,找不到一块闲着的空地,所有的土地上都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。万物都在伸胳膊蹬腿,努力地表现着自己,它们全都钻出了泥土,离开大地的怀抱,在外面闯天下。

入夜,天色抹去这一致的绿。乡村人家为了省电,积蓄白天干活的体力,一般都是早早地关灯,早早地睡下,整个大地上又是一致的黑暗。只有看青人弄出的火星,在原野上偶尔地闪烁。这时,便是昆虫们的世界了。我是个夜猫子,不像村民那样早睡,屋内又热,便搬了把椅子到院中乘凉。在堂屋宽宽的屋檐下,吊着一个40瓦的灯泡,灯泡一打开,满院子的灯光。屋檐下新刷的白石灰墙,被灯光一照,显得煞白。在这个无边无际的黑暗的乡村里,这个40瓦的灯泡可能是唯一的亮光,像大海中的航标灯,显得刺眼。

少顷,一只壁虎来了,可能是为了便于隐藏,像所有夜行者那样,有着浅灰的背,长长的尾巴,乳白的腹部。现在,它的四只爪子牢牢地吸着墙面,一动也不动,扁平的头伸向灯光的方向,等待着,凸起的小眼睛圆睁,保持着警觉。很快,各种蛾子、蚂蚱、花大姐,都飞来了,更多的是针尖那么大的小飞虫,密密地布满白墙,这里成了一个昆虫们的乐园和陷阱。我不知道这些昆虫们为何如此喜欢光,它们从村子的某个角落赶来,或从野外的青秧蔓

草中赶来,或从遥远的黑暗深处赶来,为这灯光之盛会。人类发明了光,是为了看清事物,昆虫们是为了看清什么。它们不知道,凡有光的地方,也布满了危险。

一会儿,暗处又爬来了几只壁虎,我数了数,共七只,互不交叉,一只壁虎占据一个方向,若商议好了,一律地头向着灯光。一只蛾子来了,它有些兴奋,绕着灯泡飞了几圈,凸起的眼睛

屎和壁虎屎虽然大小无异,但老鼠的屎是两头尖,中间圆,壁虎的屎是一头尖一头方。你看看这个,一头是方的,怎么能是老鼠屎呢?对于村长的话,现在我倒要检验一下,我低头看这几粒壁虎刚刚拉下的屎,果然一头是方的。

夜已深,村子里连一声狗叫也没有,静谧深寒。我感到黑暗从周围向我这里压来,它们渐渐地有了重量,有

上有一种暴力倾向,横冲直撞的,有一次竟撞到了我的脸上。而壁虎也不喜欢壳子虫,它从不敢向壳子虫进攻。一会儿工夫,壳子虫越来越多,在灯泡下乱飞,一片嗡嗡声,打破了小院子里的宁静。为了阻止更多的壳子虫的到来,我把院子里的灯泡关了。谁知,灯泡一关,壳子虫就成了瞎子,看不清目标了,纷纷撞在了墙上,撞昏了头,啪啪地落在了下面的水泥地上。待我再拉开灯,看到一只壳子虫,像蚕豆粒那样大,有着夜一般的黑。它仰面躺着,无数条黑色的细腿朝天乱蹬,却怎么也翻不过身来。它开始振动翅膀,试图飞起来,结果带动了整个身子像陀螺一样在地上乱转。转着转着就翻过身来,嗡儿一声飞起来,又开始绕着灯泡飞转。这些夜间的虫子们啊,夜的形体,拼命地吞噬着,吸食着这唯一的光源,竟不惜自己的性命。

我看到摔到地上的壳子虫全都飞起来的时候,远处,更多的壳子虫纷纷飞来,便猛地又拉灭了电灯。壳子虫们又纷纷地撞到了墙上,重重地摔到地上。如此反复多次,摔到地上的壳子虫就再也飞不起来了。细看时,水泥地竟是黑黑的一片。

早晨,太阳升起,天光铺地,我来到院子里,查看那些死去的壳子虫,可一只也没有了,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全都复活,并飞走了。我很纳闷,莫非,它们真的是什么精灵。白天,这里什么也没有了,壁虎,壳子虫,蛾子,还有那些细小得难分辨的飞虫,全无影踪,好像昨夜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新的一天开始了,我又投入到了人世的喧嚷之中。

散文

# 昆虫的盛会

马新朝

睛一直盯着灯泡,感到这世界的清新和刺激。后来,它累了,落在离壁虎不远的白墙上,歇歇脚,享受一下生命的乐趣。此刻,它放松了戒备,一味地思付着这光的温热和奇异。壁虎发现了它,开始无声地移动四肢,缓缓地向着它一点点地靠近,靠近,突然伸出黏糊的舌头,迅疾地把它吞入口中。速度极快,也就是眨眼工夫。可怜的蛾子,开始还能挣扎几下,最后就不动了,我听不到蛾子的呻吟,它的死亡是无声的。

壁虎吃饱了,就要拉,它拉屎像吞蛾子一样的困难,臀部抖动了好一阵子,才拉出一粒干屎来。就在早上,我发现了我睡觉的屋子里,靠墙根处有几粒老鼠屎,我想不好,这屋子里准是进了老鼠。村长过来后,弯下腰看了一阵子,笑了,他说,这不是老鼠屎,是壁虎屎。我说,何以见得?他说:老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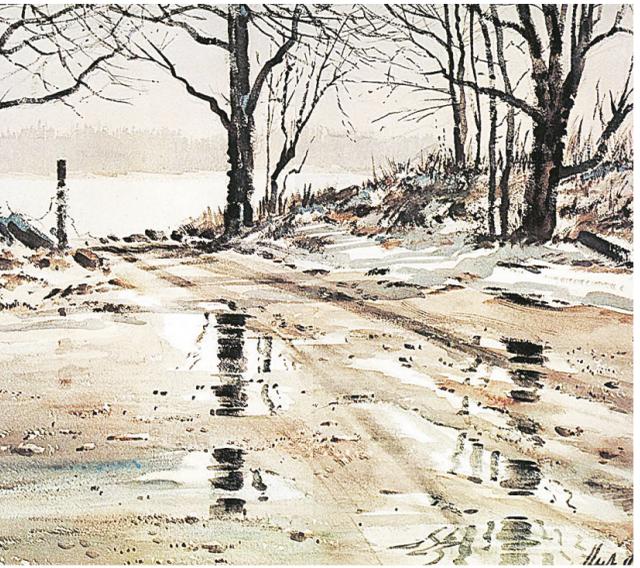
了力,灯泡里散发出的光,正做着顽强的抵抗,在光的末梢我看到它与黑暗搏斗时沾着的血痕。黑暗中,有一些眼睛在向这里看,我不知道那些眼睛是什么,是人?是物?还是精灵?我感到一些巨大的身影就站立在我的周围不远的地方,它们都很小心,没有碰出一点响声,只是偶尔地晃动一下山一样的身影。它们注视着我,注视着这一团灯光,在默默地沉思着,想着对策。它们是否也为光而来。

一只壳子虫从黑暗中飞来,它可能来自更远的田野河汉,带着野性,绕着灯泡飞,发出嗡嗡的响。它不像蛾子那样轻柔,它有些莽撞,有些急,飞得速度也快,它可能是对这灯光有着更多的渴求吧。我不知道这灯光里隐含着什么,对它们又意味着什么?我有点不喜欢这种壳子虫,它身

张大鳖,郑州北郊老陈村人,出生于清道光初年,家境清贫,与老母相依为命。据原《郑县志》记载:咸丰三年四月十八(公元1853年),太平军林凤翔率部攻克郑州,西进汜水、荥阳。张大鳖联络附近贫民起事,先是活动于汜水县山地,后因环境艰险,又逃往密县(与死水谐音)里不吉利,就离开汜水县境,投靠禹县刘化振组织的联庄会。次年九月初九(10月29

与守城官兵展开激战,僵持数日。郑城未被攻克,张大鳖等退到孟寨、老鸦陈、皋村一带与清军对峙。

据朱屯卢玉根先生介绍,听老辈人口碑相传,张大鳖为攻占郑州扩充自己队伍,想招降郑州西郊陈伍等十三庄百姓,到小朱庄土寨(陈伍寨)前叫阵,口口声声要招降陈伍等限期归顺,陈伍不从,双方对垒。陈伍马快武艺出众,张大鳖一时难以取胜,双



冬雪初融(水彩画)

禾整森

新书架

## 《解放领导者》

黄斐

改革开放以来,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体系开始形成。但是很多中国企业家并没有真正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中,他们成了“过劳”一族。《解放领导者》以“中国的企业家如何才能真正解放自己”作为出发点,系统诠释了中国企业领导者中普遍存在的

“亚健康”和“过劳”现象的成因、现状与解决之道。

本书运用诸多著名企业家的管理案例阐明,一个企业的成功和繁荣,不是靠领导者一个人就能做到的,领导者需要更多的下属来分担其职责和工作。企业的制度如何制定,企业领导者真正应该管理什么,领导者如何从劳顿中解脱出来……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一一解答。本书重在引导企业领导者通过释放自己,进而达到自身和企业的双重发展和繁荣的目标。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郑邑旧事

## 张大鳖其人其事

朱永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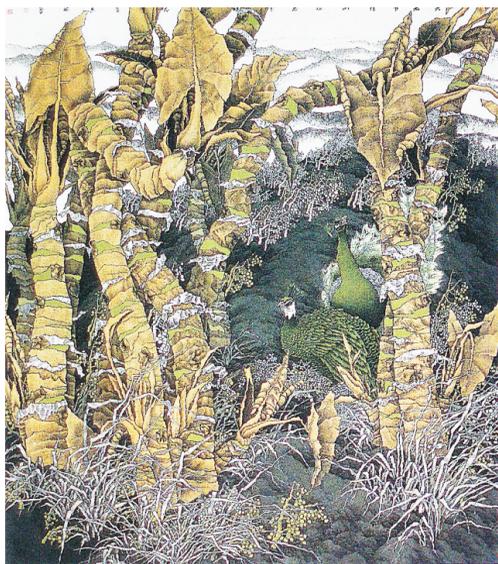
日)张大鳖、袁西诚、宋成等来郑州,置买刀枪,路遇荥泽县捕役吴青山,发生械斗,吴青山被宋成所杀,弃尸贾鲁河滩上,郑、荥一带皆为之震惊。九月十九,刘化振以联庄会名义,率领190余人进禹县城求见知县朱光宇,要求减轻钱粮,被诬为谋反,随派兵镇压。余部张大鳖、宋成等藏在禹密交界的方山地区。咸丰五年正月十九,张大鳖等袭击密县东南大槐店,密县知县胡燕清与守营王青山等前往进剿,遭到伏击,王青山身亡,胡燕青负伤逃走。二十日夜,张大鳖等攻进密县城,烧毁县衙,打开监狱放走囚犯。后退出县城,经五里寨、梅山直扑郑州,沿途煤窑工人、贫民纷纷加入,声势大振。二十二日进驻郑州城下,

方收兵。次日,张大鳖叫阵,陈伍率众出寨。张大鳖使用激将法,对陈伍说:“不是我战不过你,而是你的战马太凶,你敢与我步战三百回合吗?”陈伍不知是计,跳下战马与张厮杀起来,一个使刀,一个使枪,双方“士兵”敲锣打鼓摇旗呐喊,陈伍越战越勇,张大鳖难以招架,眼看就要败下阵来。他急中生智用暗器将陈伍杀死,转败为胜。从此,郑州西郊十三庄“农民自卫队群龙无首”。人们为纪念陈伍将土寨起名为“陈伍寨”。

咸丰五年冬,张大鳖等又谋划进攻郑州城,消息被南关绅士陈迁俊侦知,密告知州黄见三。黄择日夜率领人马出城围剿,杀得张大鳖、宋成等束手不及,被俘后遇害。

小河弯弯,弯弯的河湾环抱着一户农家,三间茅草小屋孤零零地斜躺在河堤上。屋前摆着一把小方凳,小方凳上摆着一把大茶壶,几个玻璃杯。屋前,齐屋檐檐挂着麦秸编织的凉棚。屋后,一条斜斜窄窄的石级下连河水。这就是方圆六七里唯一的茶站点。

小屋的主人水秀,一个俊美的盲女。水秀真是水做的,水灵灵的瓜子脸,水汪汪的大眼睛,水一样滑的皮肤,水一样柔的心灵。1968年,她十岁,父母相继离她而去。



天若有情(国画)

崔志安

小说

## 小河弯弯

阚延安

水秀天天用手摸着斜斜窄窄的石级挪到河边,洗脸,刷牙,淘米,洗衣,洗衣,洗大茶壶和玻璃杯,拎水……回到小屋做饭,烧水,搬小方凳,摆大茶壶和玻璃杯,忙活着一天的工作生活。有人说她茶香水甜,她微笑;好心的大妈给她一把菜,她微笑说“谢谢”;慷慨的大伯去给她半袋米,她不光微笑,还要逮着大伯硬把茶壶旁钱罐里的钱塞进大伯的口袋才撒手。然而一转手,好心的大伯们总是笑眯眯地将钱放回钱罐。憨厚的后生挑来一担柴,她一边微笑着一边把白布毛巾递给后生擦汗。小学生上学放学到茶站点喝水,她总

是笑嘻嘻地一给倒满,有的孩子没有钱甚至打破了玻璃杯,她还是微笑着说:“戳破了?没事!”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十八个花开花落,十八回草长莺飞。水秀摸着斜斜窄窄的石级由儿童长成少女,由少女长成大姑娘,又由大姑娘长成二十八岁的老姑娘。

前年,早春二月的一天,她像往常一样,起床后,摸着石级往返河堤,洗漱,淘米,拎水,准备煮早饭,烧茶水。不料,薄冰使她脚一滑,跌入河里。她扑通了好久久。大大的棉鞋踩进淤泥里,绊住了她的双脚。厚厚的棉裤灌满了水,拖住了她的双腿。笨笨的棉袄像一只癞皮狗,咬住了她的双手。东方,红红的朝阳挂在半空,看着水秀无力地挣扎,一点儿也不肯帮忙。这时,河堤上匆匆走来一个青年。他走到小河湾,没有看见熟悉的水秀,没有喝到往常那香喷喷的茶水。他急急下了小河堤,闯进小茅屋,走进堂屋,转过厨房,迈过后门,沿着石级,冲下河岸,一把抱起奄奄一息的水秀。抱着水淋淋的水秀,他不知如何是好。这个二十四岁的山里汉子,扛得起一座大山,挑得动二十亩山地,抱得了九头水牛,面对杯中水淋漓的水秀,却手足无措。他匆匆忙忙把水秀放进被窝后,边跑边喊。喊来了前村的赵大妈,惊动了圩里的赵大爷,又请到了后村的孙大娘,还邀父母一道跨进小茅屋。匆匆的客客停下车,水

询问着,议论着,帮着忙。放学孩子放下书包,端出小方凳,抱过大茶壶,放进绿绿的茶叶,冲进孙大娘烧好的开水,洗净玻璃杯白瓷碗,——倒满茶水,恭恭敬敬地送到大家手上。

坐在堂屋中的青年——根山,这时竟呆呆地望着大家忙来忙去,闷闷傻笑。突然,他挺直上身,站了起来。对所有在场的人木讷地说:“我要陪水秀过一辈子!”

父母坚决反对,“不可!”赵大妈默默微笑,钱大爷开怀大笑,孙大娘小声劝说,李老汉拈须点头。房里的水秀听到连连摆手。

“我未婚,她未嫁。有何不可?”根山就是根山,理由充分简单。“小河湾里的茶站点不开,大家同意吗?水秀没人照顾,行吗?她比我大,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她!她瞎眼,我就是她的眼睛……”

一番话,斩钉截铁。父母无语,钱大爷,李老汉相互捶肩击掌,周大婶、吴阿姨哈哈大笑,小学生个个摇头晃脑,手舞足蹈。

第二天,小河湾里的茅屋里外有人刷了白灰。

第三天,茅屋里的家具洗刷一新;窄窄斜斜的石级铺平了铺宽了。

第四天晚上,小河湾成了当地的人民广场。汽油灯高高地挂在偌大的临时帐篷顶上,笑嘻嘻地闪烁着白光,灯芯噼噼地冒着火苗。孩子们花团锦簇,溜进洞房,蹲上河堤,嚼着花生,啃着水果,捏着上海知青赏发的稀罕。

月亮公公也耐不住寂寞了,睁开大大的眼睛,露出朗润的笑脸;风婆婆请不来,送给许多人许多的祝福和希望;清清的河水打着漩涡,甜蜜地吃语……

“在防洪开始,我就一再提醒县委,要注意矿山的安全生产。可是,我的建议怎么样了呢?很多人都是走个过场,一些领导也是……我就不说了。现在出了事,难道我就……”杜光辉摇摇头继续道,“我认为晚报的曝光是好事,至少对我们是个教训。30多条人命啊!”

“光辉同志,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?不还是正在抢救吗?没有定论的事,千万不能随便说。你是领导同志啊!至于记者那边,你有想法,我也理解。可是,该说的我都说了,要不要开个常委会研究一下?”

“这事确实要集体研究,不然……”

会后,杜光辉带着县委宣传部部长杨成意到了省城。毕竟是省委宣传部的工会主席,杜光辉很容易地找到了那个跑到桐山去的晚报记者。然后他通过晚报的一个副总,将这个记者请出来喝茶。

茶喝了,该说的话说了,该做的事也做了。杜光辉打电话给林一达,说:“事情基本上办好了。不过,这个记者要求在全部事件处理好以后,要将情况给他作个通报。”林一达说:“这当然行,没问题。”杜光辉放下电话说:“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,要是……”

省市联合调查组很快就到了。林一达、据书怀一直陪着。杜光辉从省城安顿好凡凡,也赶了过来。一看,杜光辉心里有了些底。调查组带队的,竟然是他的一位中学同学。姓刘,叫刘安。一见面,两个人都愣了下,随即就惊讶起来。刘安说:“早听说你在省委宣传部,这次才碰上了。”

“你啊,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?”杜光辉道。

刘安笑着,“我上个月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上。现在在省政府办公厅。”

旁边跟着刘安的人补充说:“刘主任在部队是副师,现在是厅里的副主任。”

“啊,厉害!”杜光辉想,这个中学时候的二套拉,现在竟然混出了个不小的模样了。

林一达看着杜光辉和刘安的亲热,本来一直黑着的脸,开始有了些笑意。这会儿,林一达似乎看出了杜光辉的重要。林一达把杜光辉拉到门外,说:“光辉书记,这件事的分寸就完全靠你了。需要什么,尽管说。”

关键是要让他们知道,林山矿的出事,主要是客观原因,是人力不可抗拒的。至于管理上,虽然还有一些不足,但总体上是好的,至少不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。”

“26名矿工永远地回不来了。这个结果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,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。”

刘安问杜光辉:“桐山的前三任书记都是因为矿山出了事,是吧?”

“是的。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。矿山对桐山来说是块宝,可是也烫手啊!这次出事,对大家也是个教训。”杜光辉问:“刘安,这事将来怎么处理,大概会是个什么结果?”刘安说:“哪知道,两个一把手当中肯定有人要背着的。当然还在其他的一批干部。光辉你是分管抗洪期间矿山安全的,我也替你担心哪!”

杜光辉没有说话,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该我负的责任,我负。责任分明,才是最基本的原则嘛。”

刘安也哈哈一笑,说:“老同学还是当年学校时的性格,较真。可是,如今在官场上,这样的较真怕不太好。不过,再怎么讲,既然省里让我来调查这事,我还能让老同学背锅?不会的,至少不会背一口多大的锅嘛!”

28 简又然最近一直很忙。不仅仅是因为东部物流港项目,还有可化工,也正在初步选址。

上次从北京回来后,简又然又一次运用了阅开文副部长,可化工的徐总很快就派人到了湖东。说是看看湖东的条件,其实只是一个形式。不为别的,只为阅开文副部长的面子,这笔投资也是值得的。

国庆节刚过,简又然就接到徐总的电话,说:“可化工的湖东分厂最好在年底开工建设。”简又然说:“只要你们行,湖东方面没有任何问题。”他立即把这事向李明学汇报了。李明学很高兴,说:“越快越好,最好能赶上欧阳部长到湖东来视察之前。”

欧阳部长升任省委副书记基本上是定了,简又然很高兴。这样,欧阳部长就能为他的将来说话。上周,简又然专程回部里一趟。现在,简又然回部里,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。他首先要面对的是赵妮。

赵妮见简又然,先是朝他的脸上看了看,说:“哟,痕没了?快嘛,恢复得真快!”

## 连载

接下来的几天时间,大寨人像被抽空的陀螺一样有点儿疯。他几乎是把公司当了家。每天也就睡五个钟头。

一天,于大寨打开邮箱意外地收到了肖亦飞的回邮件,肖亦飞说自己目前正需要工作。把大寨乐得差点儿抱着老毕撞墙上去。他跟前肖亦飞过事,知道那丫头的能耐。现在正在开发这个新的产品,如果能请到她,那可是如虎添翼的事情。他根本不再多想就开了车直奔肖亦飞的地址而去。

“就你一个人归了?肖子和阳阳呢?”于大寨和肖亦非把车开到北海后海处,下来沿着湖边,边走边聊着。

“等我先稳定了,再把他们娘儿俩接过来。你呢?不会是一直没工作吧?”

肖亦飞眼帘一耷,她不想说腾飞的事情。其实,由于她在美国的时候曾和谢东庭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,彼此间都有些好感。回来后自然找到了谢东庭那里。一想到谢东庭,她的心都会跟着扯得疼。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叙述这么一个故事,别人会问她在腾飞待得好好的又要离开。说什么?说自己暗恋大老板不成功?那是万万说不出口的。

“噢,先去了一个小公司,干着没劲,就把老板炒了。”

“噢?小公司啊?呵呵,什么名字啊?不过像你这样的去小庙,不给你个大职位,的确是屈就了。”

“呵,反正一很小的公司,说出来你也不知道,你就别问了。你呢,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?”肖亦飞急于转移话题。

“还能干什么,请神呐!怎么样?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事?”大寨要把自己产品的构想说了一下。

“主意挺好的。好像腾飞也在做这个。”肖亦飞腾飞的时间不长,腾飞具体的业务并不十分清楚,但依稀听到过一些,而且自己做过的程序可能也会用到腾飞的夜眼系统中去。

“噢?你也知道腾飞?跟他们不一样,我们更低端,更亲民一些。”

“啊,圈子本来就这么大嘛。”肖亦飞一不小心泄露了一下心事,脸有些红,岔开了话题。

“你从哪搞的?花了多少钱啊?”大寨惊讶。

一只即将下蛋的鸡。模型已经全部搭建好了,并且调试成功。东西是出来了,怎么做市场又是下面一个关键的步骤。

当务之急,需要给产品起个名字。这几天,想名字想得脑仁儿直发疼。天色已经黑了,大寨还定定坐在展示室的门厅。就在琢磨的时候,门“咣当”被撞开了。

“靠,于总,黑漆麻黑的,你咋在这儿坐着?跟个看门狗似的,吓我一跳。”来的是老毕。

“呵呵,刚几个人在这儿开会来了,他们走了,我又多坐了会儿。”大寨低头笑笑,突然猛一抬头,“老毕,你刚才说什么?”

“我刚进来,说什么都?”

“不是,我是说你骂我那句,看门狗?哈哈,老毕啊,太谢谢你了!!骂得好,骂得好!”大寨兴奋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,跑到旁边桌子上拿了一张纸,刷刷写着。然后老毕手里一塞,“就这么定了,平威看门狗智能家彼此间都有些好感。回来后自然找到了谢东庭那里。一想到谢东庭,她的心都会跟着扯得疼。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叙述这么一个故事,别人会问她在腾飞待得好好的又要离开。说什么?说自己暗恋大老板不成功?那是万万说不出口的。”

“噢,先去了一个小公司,干着没劲,就把老板炒了。”

“噢?小公司啊?呵呵,什么名字啊?不过像你这样的去小庙,不给你个大职位,的确是屈就了。”

“呵,反正一很小的公司,说出来你也不知道,你就别问了。你呢,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?”肖亦飞急于转移话题。

“还能干什么,请神呐!怎么样?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事?”大寨要把自己产品的构想说了一下。

“主意挺好的。好像腾飞也在做这个。”肖亦飞腾飞的时间不长,腾飞具体的业务并不十分清楚,但依稀听到过一些,而且自己做过的程序可能也会用到腾飞的夜眼系统中去。

“噢?你也知道腾飞?跟他们不一样,我们更低端,更亲民一些。”

“啊,圈子本来就这么大嘛。”肖亦飞一不小心泄露了一下心事,脸有些红,岔开了话题。

“你从哪搞的?花了多少钱啊?”大寨惊讶。